

他叫小万

向欣

他是村支书，村民都亲切地喊他小万。

巫山县抱龙镇的洛阳村，是和湖北建始交界的一个村落。说起这个地方，老一辈人脑壳上都愁得下来虬子，说山好吧，这里的山都是砂石层，只生长灌木丛；说田好吧，这里能种粮食的土地人均最多一分地，而且是那种红砂地，算不上沃土。唯一能说得上的嘴的，便只是这里的水，一年四季潺潺流淌，河里永不干涸，两岸的芦苇荡茂密，风一扬别有一番景致。

尽管如此，祖辈人依然觉得这是个的好地方，人不嫌家穷，狗不嫌窝小，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尚能裹腹，便也能生活下去。

但年轻人不这样想，时代前进的号角吹响，梦想随即生根，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延续老一辈的命运，在这峡谷深山里苟且，便纷纷远行，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去谋求更富裕的生活。于是，洛阳村，便几乎只有老年人在留守了。

小万曾经也是从洛阳村走出去闯荡的一员，出了远门，长了见识，多了阅历，看尽大都市的繁华，内心却会时时想念洛阳村的山水，想念那一河清流，想念那温柔的芦苇荡，也想念那说不上嘴，但能让情感温润下来的一切。

都说落叶总要归根，小万在他正是三十而立的时候，选择了回到洛阳村，他在穿过洛阳村的河流边走着，干净的河石磕着他的脚板心，每一步都能到达心房。如果，往后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选择离开这片土地，那么，洛阳村就会落寞下来，成为荒芜，成为静默。他对着高山吼了一声，他回来了，要永远留下来，并且希望能让更多人留下来，一起建设自己的家乡。

小万当上了村支书。村支书除了一天处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物，他更多的是想着如何谋求发展。可这两边都是高山，中间一条峡谷，连一片稍微开阔一点的土地都没有，土地的局限，是无法在这里发展农产业的。村里有几户人家养羊，早上往山上一赶，晚上便自己回圈，倒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

他走访了这几户人家，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于是几户人家的公羊母羊关在一起，让它们积极配种开枝散叶繁衍后代，一年之后，果然就发展到了一百多头羊，这让小万看到了生机。但是半年后，这个养羊的产业就结扎了。这里的山是红砂石，生长的又都是灌木，经不住大量羊群

的啃食，导致山石更加的松动，时常有滑坡的可能。另外，别看洛阳村穷乡僻壤，但这里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那就是这里的人无比的爱干净，他们的家里，房前屋后，任何可以走动的地方，都是一尘不染，羊群一多，难免会在道路上到处拉屎，这让有洁癖的洛阳村人苦不堪言。

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洛阳村不适合发展养羊的这个产业。村里把这些羊陆续卖了出去，小万又陷入了思考产业发展的焦灼中去。

靠近洛阳村的建始有蜜柚，味道甜，水分多。近些年来，巫山曲尺的脆李闻名全国，那么洛阳村是不是也可以发展一种水果产业？他越想越觉得此举可行，便去建始购买了树苗，在洛阳村大量培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蜜柚树的培植和养护中，好不容易熬了三年，蜜柚结果了，眼看付出的一切都即将有了收获了有了回报，小万高兴得喜上眉梢。

终于等到蜜柚成熟的季节，小万满怀期待的摘下来一个，小心地剖开，用心的品尝。当时就皱了眉头，这口味不对，口感偏涩。他不甘心，每棵树上都摘下来一个品尝，结果都是一样。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样的口感，显然是不适合对外销售的，如果昧着良心卖出去，反倒是砸了蜜柚的招牌。

他不甘心，跑到县城去找专家，把专家亲自请到洛阳村来，得出的结论是，水土不服。洛阳村的水土不能种植出口味甘甜的蜜柚。小万彻底泄了气，他坐在河边，看着飘荡着的芦苇，它们那么的柔韧，更加的美丽，映衬得这一河清流，更加的温婉，更加的轻灵。

这样静谧又美好的家乡啊，应当有成双成对的恋人，应当有欢声笑语的孩子。只有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才愿意回来啊，他迫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同他一起，将洛阳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小万出门学习去了，他用塑料袋带上了一包洛阳村的泥土，去请教更专业的专家。专家对土质进行了化验，对他说，这样的土质适合种红皮花生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小万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呢。他记得小时候，父母就种植过红皮花生，洛阳村的红砂泥土，种植的红皮花生个大饱满，收

获的时候只需要轻轻一带，就能将整串花生从地里带出来。那个时候，逢年过节，炒花生就是待客的美食呢。

后来洛阳村的人再也不种花生，是因为这里土地本来就稀少，村民为了吃饱饭，还是以种植玉米土豆红苕为主，在他们看来，粮食才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生存资源。要让他们转变观念，把仅有的土地都用来种植花生，他们一时间定然是接受不了这样的风险。

小万找到了吴跛子。吴跛子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也是村里的孤寡老人，那些年他最高兴的就是村里哪家哪户办酒席，他就可以混在那里吃喝。可是小万当上村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整治村里整无事酒，两年下来，村里再也没有办酒席的习俗了，吴跛子也就失去了隔三差五去混吃混喝的由头，所以他心里对小万老大的不痛快。

这次小万主动来找他，他没给小万一个好脸色。小万来找吴跛子，是想租下吴跛子那一两分地，他想要先自己来尝试种植红皮花生，如果有好的受益，自然就会带动村民跟着发展。他觉得，带动比强迫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凝聚人心。

吴跛子是在脱贫中受益的贫困户，得到了国家的大力帮扶，说起国家政策，他倒是从来不说一个不好。听到小万说明了来意，吴跛子嘲讽道：“养羊没搞成，种蜜柚没搞好，你又在想东想西的整，我看你能把洛阳村整出一朵花来！”

小万只当他是开玩笑，笑着说：“你把你的田租给我，保证你一年到头不缺吃，至于我哪个整，不让你吃亏就行了。”

说服了吴跛子，小万又去了老向家。老向家以前也是贫困户，老向的女人常年生病，三天两头地去城里住院。小万刚回来当村长的时候，村民对许多国家政策完全一问三不知，他想着要多给村民宣讲国家的好政策，但是村民最见不得村干部上门就说一些大话套话，一看到村干部上门就扯边边，以干农活忙为由躲开了。

这样可不是个办法，小万就想了个行得通的办法。他在村里找了几个能说会道的村民，在下雨的时候村民不忙的时候，去陪村民打打扑克，吹吹牛，摆摆龙门阵，在闲谈中，就自然而然把一些国家政策宣讲了传达了。

老向就是在摆龙门阵的时候听说，国家有大病医疗救助政策，当时就找到了小万，小万一了

解实际情况，连忙帮老向的女人申请了医疗救助，老向得到了三千多的医疗救助。所以老向对小万一直感激得不得了，也就因为这个事情，现在的村民时时都会打听国家有哪些惠民的好政策，几乎都不需要宣讲团上门去讲解了。

老向听说小万想在洛阳村发展红皮花生的种植，当时就特别支持。他说：“我们老一辈其实也种花生，只是种的少，只是作为零食吃，不过我们这个地方确实适合种花生，你要租我的田，我同意。”

小万去的第三户人家，是前年获得“好婆媳”荣誉称号的杨大姐屋里。洛阳村自从杜绝无事酒以后，小万觉得一个地方的乡风特别重要，洛阳村的人爱干净出了名，走进洛阳村的人，无一不是被这个小乡村那干净又质朴的乡风吸引，但是光爱干净还不够，还得让洛阳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明村。

小万在村里成立了退伍军人家，让退伍军人在村里发扬他们在部队所有的那些优良作风。洛阳村每年会进行洛阳好人、文明户、好婆媳评比，让家家户户都和和睦睦，更是制定了村规民约，引导村民新思想新风貌，讲政道懂法纪。这几年下来，洛阳村俨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风文明示范村了。

一切都正风正气，小万要做的重中之重便是要找到能根据洛阳村实际情况可发展的经济产业，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在外的洛阳人便会回来，而富裕起来的洛阳人就不会再离乡背井了。

小万想先自己种红皮花生，即便是每斤卖八块钱左右，也是很有望头的。如果自己种植的好，销售的好，村民一定会纷纷效仿，那么洛阳村便有了专属产业，便有了盼头。

他不怕吃苦，不怕尝试，不怕摸索。他才三十多岁，他还年轻，而洛阳村也愈发泛发出了年轻的模样，这里的河水奔流不息，这里的芦苇生生不息，这里的民众淳朴知礼，这里的每一处都洁净而通透，这里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新月异。



高唐夜雨



《巫山烟云》

朱云平 / 摄

红叶，为什么这样红

柏铭久

七女塘，一枚舞蹈的红叶
风中 那枚剧烈摇摆的红叶要脱离
枝条？

一船船载来
的笑声
随云飘走

静
静静处处的七女塘
静静躲在父母身后怕见人的山峰
再从闺房的门缝偷窥 我听到
那要跳到嗓子眼的剧烈心跳
还在跳
嘘 别吱声
难道她真地要跳到塘里
与七颗裸浴的星星
一起裸浴？

云雾飘忽中的红叶
这是你的节日
但我认真寻找你时你正在躲闪
现在是几点几分了
我想多呆一会儿 但悬崖那么高
风大

我不担心自己 担心你和
盛典的秋天
就会从那棵树上掉下去 掉下去
整个深山的山谷和对面那座大山就
会疼痛地红

为了证明我真的很在意
就大声呼喊：喂——
别闹了 出来！
回声飘落谷底感叹着感叹
恍惚自己一会儿被覆盖一会儿被撕

开
一颗心

山岭 云雾
都随这枚红叶跳动而跳动
红叶为什么这样红
年年的山道
年年唱唱歌的石头
18岁的红叶

探身悬崖 逆光
我看见她血管里的血在流
能将脸贴在对面大山的胸前是幸福
的

红叶 谁轻轻碰了一声
峡谷里 回声的回答是红的
一直红进梦里



神女峰

蚕宝宝丢了

雷心悅

栀子花开的时候，早上的校园都弥漫着淡淡的香味。一进教室，好朋友欣就送给我一只蚕，这只蚕肉肉的身子，白白的皮肤，在嫩绿的桑叶上蠕动着，特别可爱。要是你把耳朵凑近一点，还能听到它吃桑叶时沙沙的声音，如天籁般悦耳。

欣告诉我，你别看它小，可吃起桑叶来还挺厉害的呢。也是，就一节课的时间，一片完完整整的桑叶就被它啃成了中国地图。我捧着它，爱不释手，恨不能上厕所也带着它，但是想到别把我的蚕宝宝宠坏了，才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课桌里。

从厕所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拿蚕宝宝，可是，课桌里空空如也，我的蚕不见了！我真是又急又气，是谁这么讨厌，拿走了我的蚕，快还给我吧。可是任凭我再怎么伤心难过，再怎么询问查找，也没有一点蚕宝宝的下落。蚕宝宝你在哪里呀？快给我一点暗号，我好来找你呀，呜呜呜

……也不知道拿走你的人懂不懂得怎么照顾你，你是不能吃生水的，不能粘油腻的，桑叶必须要吃新鲜的……

我知道担心已经是没什么用了，现在我只能祈祷，祈祷新的主人能够好好照顾蚕宝宝，希望它能快点适应新的生活，不要太想我。

那天晚上，老是睡不着。耳边总飘荡着蚕噬桑叶的沙沙声，顺着潺潺的声音，我还起床两次去找。妈妈擦拭着我脸颊的泪说：“睡吧，宝贝！这就是童年。”那晚我做梦了，梦见我的蚕宝宝吐丝成茧，破茧成蝶，翩跹在鲜花盛开的草地。

（作者系南峰小学三年级4班学生 指导老师李军）



小荷



影像巫山

父亲与叶子烟

章毅

标配。在我们家不光祖爷爷抽，爷爷和大伯父也抽，闲来无事之时，奶奶甚至也会抽上几口解闷。无论是夏天坐在院坝乘凉，还是冬天围着火堆烤火，长长的叶子烟杆被猛扒拉几口后从这个手头又传至那个手头，火光也随着扒拉声在烟锅里忽闪忽闪，散发着农家生活的气息。

那些年，无论土地如何紧俏，爷爷都会留下一块上好的田用来种植叶子烟。春到育苗，而后浇水施肥，捉虫除草，经过几个月的细心呵护，夏末秋初之时，叶子烟已长到差不多一人高。待到肥厚的烟叶呈现墨绿的颜色，爷爷便找来稻草，搓成手腕粗的麻花辫绳子备用。爷爷从地里摘下烟叶，堆放在院坝一字儿排开。待烟叶稍稍萎蔫，便两片一组背对背，塞进草绳麻花辫的一扣里，然后用力拉紧。小时候的我，常在爷爷跟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为爷爷递烟叶也是我最大的乐趣。烟叶上厚重的油脂粘在我稚嫩的手指头上，可以随意搓成条状或是粒状，却是怎么都洗不落。爷爷便会找来煤油，滴几滴在我手上，然后使劲揉搓，烟油是洗掉了，双手又染上了煤油的味道，持续好几天才能散发完。

烟绳编到一定的长度，估摸重量也差不多达到了极限了，爷爷就会在绳尾紧系挽一个死结。

然后将烟绳的两头缠绕在院坝前的两根杏树杆上，中间用一根树杈撑好，烟叶就稳稳的晾在了树荫下。经过几天的日晒风吹，烟叶逐渐缩水干枯，期间爷爷还时不时为烟叶喷些水雾，防止烟叶干枯过快。晾晒烟叶是一个功夫活，需要十足的耐心，其间得经历好多次收、晾、压等轮回，还需要一片一片拉扯防止粘连，这样的过程大概得持续十多天。晾好后的烟叶，朱褐中偏深绿，摸着厚实润泽且极富弹性，拉开可见清晰的经络，且散发着独特的呛人味道，这样的烟叶才可谓上品。数个烟绳被爷爷细心卷好，像是襁褓中的婴儿，被小心码放在干燥通风之处，是爷爷这些大爷们一年的精神口粮。

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烟瘾也逐渐增长。加之婚后的父亲，随着孩子一个个接踵而至，生活也是重重压力，很多时候唯一的一杆叶子烟得以缓解。全家七八口，开门都是油盐酱醋茶，作为一名民办教师的父亲，微薄的薪水无力承担起家庭所有的开销。再后来大哥结婚要钱，二哥和我上学要钱，爷爷看病也要钱。无数个傍晚，我都看到父亲双目微闭，一言不发的坐在门墩上抽闷烟。也许父亲是希望将这无形之中的压力伴随烟雾驱散，更希望能有个好的筹钱办

法，在烟雾缭绕中被猛烟想起。

后来，父亲顺利转为公办教师，收入瞬间增加了几十倍。我们三兄妹也相继工作，家里的条件渐渐好了起来。生活的压力逐渐减轻，可父亲的烟瘾却丝毫未减。闲暇之时抽上一杆叶子烟仍是父亲最为惬意的享受。每每饭后，父亲便半躺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将双手垫至后脑勺，口含一杆叶子烟有一搭没一搭的扒拉着。父亲嘴角时不时发出一些“丝丝”地响声，一个又一个烟圈飘散在半空中，此时的父亲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曾劝他，何不改抽纸烟呢？又方便又洋气！父亲摇了摇头说，那玩意儿不但贵，还不过瘾。的确，纸烟微弱的刺激哪能满足父亲的嘴瘾。

前些年父亲随着我们搬进城里。最初跟他商量的时候，父亲便提出一个条件：不跟儿女同住。我们知道，父亲戒不掉他的叶子烟。抽叶子烟的时候，烟灰散落，在城区单元房里更是显眼，加上密闭的空间内烟雾难以散发，味道也就久久弥漫。父亲害怕他这个习惯影响到儿女的生活，更怕遭到旁人的嫌弃。父亲跟母亲单住一屋，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喜好和作息。父亲仍是不间断抽着叶子烟。清早起床，父亲就会裹上一杆

叶子烟，俯首窗前，眼望满江碧波荡漾，抽上一会儿后再出门。傍晚归家，父亲又半躺在阳台前的椅子上，在一杆烟雾中纵观万家灯火徐徐升起。日子在父亲的叶子烟杆里悄然溜走，却也留下万般滋味。尽管已不具备自己种植叶子烟的条件，但父亲家里的叶子烟从没少过。哥哥嫂嫂时不时都会为他买回几斤，我们外出之时偶遇上好的叶子烟，也会带回让他尝尝，全家人小心翼翼的呵护着他这一喜好。

前年休假，我专程带着父亲前去三亚旅游。在父亲的行囊里，他总也不忘装上大大一包叶子烟。登机前的安检，工作人员强行扔掉了父亲的叶子烟，致使整个旅程都让父亲觉着索然无味。

如今，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而叶子烟早被贴上“土气”“庸俗”的标签，扒拉叶子烟的人一度被人嘲笑和嫌弃，更是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而如今的父亲，已是78岁的高龄。在他的身上，依旧飘散着浓烈的叶子烟味道，常常会引来路人的反感。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倍感亲切，因为那代表一种记忆、一份乡恋，亦是我們忆苦思甜里最为妥帖的安慰。



宁河峡韵